

東原集

冊二

戴東原集卷第八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法象論

原善上

原善中

原善下

原善序

讀易繫辭論性

讀孟子論性

答彭進士九初書

孟子字義疏證序

法象論

有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列星之垣衛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

之故曰者君之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隰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溼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閒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徒愛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含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閒道其體也陰陽其徒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幹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如生存其心以

珍微宋版
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襍也性言乎本於天徵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

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於化者道通於命者德心之恭見於貌心之從見於言心之明見於視心之聰見於聽心之睿見於思此之謂能盡其材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

案以下皆見法象論較此爲簡繁姑並存之

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輪

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至動而條理也至靜而有本也卉木之株葉華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

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襍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僞閔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養知卉木之性□□□□良農□以時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

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霸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根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慍懞怨憤恐悸慮嘆飲食男女鬱悠戚咨慘舒好惡之情胥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徧物也受故不有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

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已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而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

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
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類而天下共覩
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分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
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
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
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
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謬矣是以道不
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
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
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
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恩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
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序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旣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

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

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

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冲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

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冲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去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答彭進士允初書 丁酉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閱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襍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旣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昔

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